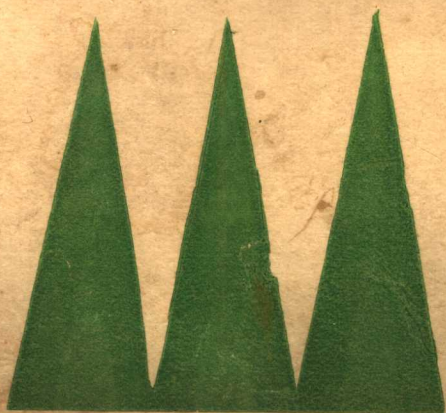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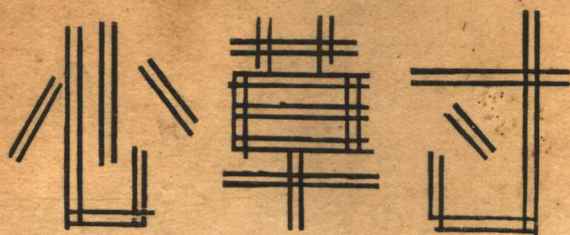


陳學昭女士著



寸 草 心

陳學昭女士著

上 海

新 月 書 店 印 行

一九三一年八月四版

著 作 者 學 昭 女 士

發 行 者 上 海 四 馬 路
新 月 書 店
北 平 米 市 大 街

實 價 六 角 半

目 錄

寸草心.....	1
我的母親	8
預細的回憶.....	15
雨夜	18
家庭生活.....	23
五分鐘的佇立	35
無聊	38
我的頭髮.....	49
訪問雜記.....	53
過去的人.....	62
佳節	66
北海浴日.....	69
白雲庵	74
北京的音樂.....	81
觀行	84

歸思	88
釣魚台	94
寒山	99
憶道村之夏夜	106
她的婚後	113
午後	119
消息	122
雪地裏	127
一夜	132
無題	137
元夜	149
往何處去？	155
春	159
春夢	161
春宵	165
清明時節	171
別緒	176

寸 草 心

奉獻給我病臥着的母親！

朝霞清新的晨光，
大車小車軋軋的輪聲，
交響而鳴咽着。
母親呀，
我的夢也失去了，
如何再得悠然返入黑甜之鄉？

寒風吹起窗前的帷幕，
透進了若有若無的清香，
母親呀，
我的想像也失去了，
試舉目這陰森與淒涼！

“我在這裡都好呢，

別念罷！”

我常常自解：

過去的全是無聊，

未來的不一定是失望！

唉！

有什麼苦心的緘默，

還勝於無言無淚的悲憤？

母親呀，

從前尚有 piano，

現在 piano 也渺茫了！

江濤怒激着，那狂吼一般的西風，呼呼的，
呼呼的，吹呀！吹呀！奏着那肅殺的冬曲，把
這旅客的孤心，湮沉到——湮沉到這風生日

落的江心裏。這正是晚潮初來的時候！

街道上灰塵像那春天的飛絮游絲一般舞着，他在人前毫不自慚地自傲而逍遙呵！接着那汽車電掣一般的過去了，黃包車蹣跚地躑躅着，只有那電車似乎是最做作，滿心扮出那無事忙的樣子，……也過去了，街旁的甬道上，擁擠擠的蹣跚着那些——永遠是一大羣的人呵！小販的喊聲和呼三喝四的各種各樣的聲嘈雜的——永遠是嘈雜的聲呵！這麼聽着望去是何等的熱鬧，又是何等的寂寞呀！

一條比較得簡靜些的街裏，我慢慢地走着。夕陽照着蓬亂的髮髻，……這種景象，對於我是怎樣的茫然，一種不能言說的茫茫然的感慨……

“一路所找到的慰安是什麼？就是‘這麼’這麼一種茫茫然的感慨！”我只得自相問答着。

蹣跚的影兒移動了，消滅在這街道上。只在街底的一家後門口，我呆然的站着。待那房主人家的女傭，開這扇獄門，容受這個人

間的弱者授首。

狹小如亭角的一間樓房裏，簡單地堆積着，在這里是說不到有條理的陳設，西北的兩扇窗邊，透不進一絲絲的陽光來，在這里，只有一陣一陣的寒風，瑟瑟地送來，那麼的陰森，那麼的幽黯，是的，這人間的監獄，應當是這樣的。

朝霞，晨光，明月，晚星，這一切大自然的贈送，都與我訣別了！——自從進了這狹小的監獄以後，一切都緊緊地壓迫着。他不容你想像錢塘江邊是如何的景象，我美麗的故鄉！

他不容你想像，piano 的悠聲，曼然的和諧着。他不容你有片刻的暇想……唉！便連淚珠也只有在心田裏流着……一個人的生活，像天命註定的要這樣，那麼還有什麼可說？還有什麼可以希望反抗？只低頭馴服在生活之下麼？

當遠遠的鷄聲，街中的大車聲，雜然交作起來，先後報告天明的使者，在這時，我失眠的倦意，耐不住起來了。開亮了電燈，左手託着額，漫無目的地注視着案頭，毫無思慮地坐着。

我不知道從何着手做我要做的工作，我不

知道在這個時間裏，應當做些什麼工作！

一頭蓬鬆的髮散着，“不要梳了，挽一挽罷！”這麼的呆思了很久，總算找到這怕是要做的事情了。但當拿起木梳的時候，又不自覺的重新一下一下梳起來……其次是開了門，通知娘姨快些倒面水……

我倚在北向的窗沿，對面矗立的磚牆，阻住了我所有的憶想與視力，劇跳的心呵！但我模模糊糊，總好像不在這里一樣：正從洋琴旁立起，連跳連跑的直向校外，沿途的野花，都從我的眼前經過，如何的清芳呵！如何的鮮妍呵！最後把書做墊子，坐在東原祠前的石級上。

娘姨敲門進來時，把水壺放在桌邊，三步并兩步的跑了，真的，誰也都是匆匆忙忙的呢！

我無緒無聊地東也拂了一下，西也刷了一下，這樣之後，便帶起鎖，走出街去了。這是每天不可避免的三次。另外呢，便整日整時整刻，坐在這陰森森的小室裏，聽那間壁許多“像煞有介事”的人們，在“像煞有介事”的喧笑，在“像煞有介事”的談論……這真

是各人有各人的世界。的確，他們之所以目中無人，目空一切，實在也與我一樣的呢！

現在是沒有什麼地方可以散步。總之現在是失去了從前所有的一切！——唉！往何處去呢？我自己怨恨自己，爲什麼不能具有我那些朋友們的勇氣，抱那種人生就是生活的觀念。——唉！我失去了從前所有的一切！

固然，或者忽然有那一位朋友，在寂聊之中想起了我，那麼陰森靜寂的室內，增加一些熱鬧的聲浪，可是不到兩三句話以後，便只預備着“送行”……好罷！我何曾需要她們來看望我呢？我自有我的世界，她們自有她們的世界，各人都有各人的世界呀！我是一個流浪者！孤另飄泊的流浪者！天涯的遊子，只有天涯的浪花是一生的快伴！何求於人們的慰安，慰安也是慰安不了的呀！

夕陽淡淡的移在高牆上，陰森的室內，居然有一絲的光閃映着，這是罕有的幸運呵！可是散步的欲望，偶然不能制住的時候，我總不覺得會鼓起勇氣，一定是這麼的想着：“走走！須得往外走走才行！”但“一路所找

到的慰安是什麼？就是‘這麼’一種茫然的感慨……！”更那里能夢想得上唱那：“聽那短笛橫吹罷，農夫牧豎笑聲譁，竹籬茅舍，三五人家，牛羊下山日斜……”的此境此情呢？

無論什麼事情……大前提總除不了“適合”，一切的苦痛憂愁都是從不適合中來的。所以這種不適合於我的生活，恐怖着，顧慮着，心不能安的生活，這到底與我是怎樣的情況呀？我要向造物者，付給我還復一切的機會！

唉！悲悼這能做而不曾做到的事情呵！

一九二四，一一，一七，晚。

我的母親

在這淒寂的黃昏裏,當我執筆而沉思,在紙上沙沙寫着的時候,我惟恐漏下了這最重大的,比一切更重大的字,『母親呀,夜安!』

在這迷濛的清晨,洗馬桶,小車,大車,獨輪車,小販,各種不自然的音樂開始時,我一夢醒

來，默默地呆望帳頂，我拚命的儘猜想着當時的一切，“母親呀，晨安！”

在這廣大，空漠，擾雜的道路上，我腳躑着，我徘徊着，到處都是這不可撲滅的塵灰，到處都是難以選擇的歧途，我空寂着的心，我縹渺着的魂，我失却了努力的目標，我憎恨着一切，然而我却想起了我的母親！

在這紛紜擾攘的熱鬧場裏，花枝招展的人們，黃髮碧眼的人們，以及那些匆忙，無聊的人們，如我心一樣的，他們悲歎着，他們歡呼着，我心深處永遠是空空着的。會散了，場空了，窗外的落日餘輝，暮靄炊煙，相映射着，照耀着。

這是歸去的時候了，我往何處去呢？然而我却想起了我的母親！

我常眼看着她們那種親熱而愉快的母女，她們攜手在散步，倚着在懷裏而做甜密的夢，露着滿足得意的笑容。爲什麼他們都要在我這有家歸未得的旅客之前着跡，殘忍地刺戟着我的心呢？我忿怒了一切，然而我卻想起了我的母親！

我孤蓬一般的飄泊，我浮萍一般的隨波

逐浪能做而可以做的事情，都不容我做！我變成這般的因循苟且，我原需要這生命做什麼？我的心劇跳着，他奔飛出了胸腔，直沖破了灰色的雲天，飄搖在空間；我的情熱燃着，火球似的燙着了這冷酷的大地，在中間來回的旋轉。他們都如我這笨重的軀殼，常常遊魂一般的在江灣路邊。我看破了！這夢幻的人生！這厭倦的生活！然而我卻想起了我的母親！

我在人前怯怯地緘默着，因為我是不能驕傲的人呵！我是離卻了母親的人，遠棄在天涯！度她那以往的，所有那燦爛生活之回憶！唉！這算是自解，這算是自慰，還說什麼我要永遠的努力着！

母親的愛，我不知道！然而一剎入我眼的母親兩字，便使我稚弱的心裏，寬慰了不少，解紓了不少，神秘的感覺，不可言說的神妙。

至此，我不能不追想到一點往事了：當一九二〇年之開始，庶祖母及五嬪母都已除靈，家裏大家都心虛似的恐怖着這不幸的事情要降臨，因為連年的死亡，大家急謀着搬家，我

一向好像獨豎一旗，獨占一方的——在家裏，
“我不高興，爲什麼？我們好好的自家屋子不住，而且這裡多好？”在某一個晚上的飯後我這麼說。“什麼？你是漁船上抱來的，輪不到你說，五個指頭捋不到你。”二兄這麼說，雖然他起初還帶一點笑容，然而底下是很嚴厲了。

“你說什麼？怎麼把平時玩笑的話也欺騙她？”小兄提起質問。

其實那個時候，大家彷彿是上了馬的騎士，各人要奔波着上各人的道兒了。

可巧這年之秋，我往南通，與我愛母作第一次的別離，自然，學校生活如何經得慣，如何能和不負責任的愉快的家庭生活相比較呢？這半學期，我終於耐不到年假而逃回來了。

不久，便是大轉變的時代到了，我別家短短的兩月，情形已是絕對的不同。

母親終日睡在牀上，常淚眼盈盈的默對着我。我呢？我找不出一句話來安慰她，以及我自己。“他們是他們的，我終是你的。”

我生性非常的嬌縱，雖然我八歲就成了

孤兒，但我阿兄們對於我這“唯一的小妹子，”總是唯一的。一事不如意的時候，激烈的忿怒便壓抑不住，擲東西，拍桌子，可是我的母親從不加我以嚴厲的責罰，但我也好像知趣得很似的，只稍稍一見到不愉的神色，我的忿怒就立刻冰化，趨前求恕。

我生性又非常的膽怯，人說父母對於最幼小的兒女不免偏愛，固然不能否認。夜間我非母親與我一頭睡，我便睡不着。就是愛我的從姊梅，也不能替辦此事。冬天不分被，夏天不分席的。

自從南通回來之後，我不知不覺的心已經由離家遠行而受了一點小小的打擊，同時反顧家庭情形，則更茫無措置，簡直不知此後如何立足！而我的母親已由好端端的人，變爲不能自由行動的殘廢者了！我已經感受了生之悲哀了。

我從此在家庭中是一隻戰戰兢兢的小綿羊，同時這種不自然的生活，使我不時的感覺到，我是一個寄居寄食者，這家庭，若是和樂的，也沒有我的分。行動既不能隨意隨便，言